

昆曲《牡丹亭》在伦敦演出,上中下三本为一轮,我因为日程的关系,跳跃着看,也算把三本全看了。

每场曲终谢幕,总是掌声雷动。剧团的编剧和董事长白先勇先生就坐在场子中央的位置上,一如普通观众,他两只臂膀高高地举着,掌鼓得很动情。相信他看了百遍不止,仍然如同初入剧院的孩子,激动难耐,让我着实感动。

昆曲的缓慢拖拉是很有名的,原版的《牡丹亭》要唱上10天,但是它的生命力就体现在其中了,能让人耐得住性子,在那曲曲折折的缓慢中,品尝到美的真谛。

有英国剧评人拿它与莎翁戏剧比较,认为是罗密欧与朱丽叶的中文版,尤其对人性情感的刻画和那些调侃生活的幽默,很有些异曲同工之妙。但是我总觉得,汤显祖似乎是在牡丹亭一个作品里面凝聚了他全部的文采与思想,而莎翁则把自己的天才散落在许许多多的作品当中了。

《牡丹亭》最吸引我的是那些精美的歌词,太有才了。少时曾经在母亲的书架里面发现过软纸的《牡丹亭》小说,母亲大学本科主攻历史,不知道那时候的教授们是怎么评价这些作品的,不要说《牡丹亭》,就是《红楼梦》母亲都是禁止孩子们碰的。现在领略到牡丹亭词曲的精妙,倒有些怨母亲

● 博客丛林

白先勇送不出去的金娃娃

十万雄杰

多虑和武断了。当我感慨地祝贺白先生的时候,他忙不迭地推着双手说,那是汤显祖的文字呀,是他的文采。

白先生的父亲是桂系名将白崇禧,但是见面才发现,他完全没有军人之后的武莽之气,不仅相貌典雅,言谈也是十分典雅的。一谈起《牡丹亭》,他更是眉飞色舞,眼睛里面跳跃着兴奋的光亮,一如学堂里面的孩子。

白先生在中国文学现代的路上很有些自己的痕迹,而且他是在大陆不大容易看到的那种,深深植根于老祖宗的老书本子,又能把花儿开在现代世俗世界里面的人,而且无拘无束,洒脱得很,靠的可能就是他不为年代和铅华浸染的童心吧。以欧杨子的看法,白先生是鲁迅和张爱玲之后不多的奇才呢。

我曾经喜欢傅聪,喜欢他淡淡叙事,平平议论的风格。那日《牡丹亭》开演他也来了,一袭如同白先生的中式大褂。但是,正如他在文字上的寂寞,在做人的上也慢慢地脱离了。

白先生对青春版《牡丹亭》培育真的是呕心沥血,我听他细细地讲述自己从改写剧本到搭班子,培

养演员,到周游世界百场演出的故事,听得出个中的艰辛和得意,也听得出他衣带渐宽终不悔的那一住情深。

不过他也是有苦衷的。当今中国的改革开放还在半途,文艺界当属于改革的磨合阶段,失去了国营的保障,也还没有得到市场的眷顾,落得白先生凭空养出了这个美丽的宝贝,却没有地方安放。

看他一脸无奈,眼睛圆圆的看着我,说,这么好的Baby,怎么政府就不能来认领呢?

这个剧团的底子是苏州一个小的昆曲院,是白先生用在台湾四处募捐的钱,拉起这个剧团,花了一年时间培养起来两个青年角儿,现在成了气候,甚至纳入了联合国的世界文化遗产。

但是,在现实生活中,剧团一年维持活跃的生计,需要千万元人民币,一直靠白先生四处筹集款项。这样下去,白先生也终将不堪重负了。但是若是放手,以剧院自己支付的酬劳,这些角儿是拖不住的。

在西方国家,早年繁荣的文化生活是在王室和贵族的殿堂里面滋养的,进入后工业化社会,则是依靠兴旺的企业捐赠来支撑。现在中国的企业总体还是国有为主,似乎在社会责任方面还没有很成熟的安排,即便有企业偶然解囊,也没有诸如减税的鼓励。许多古典的文化形式都面临枯萎的状态,就算有白先生这样的痴文人愿意殚精竭虑,恐也难以长久。我们实实在要在要感谢白先生了。

求之不得 陆康



应朋友之约,去爬神农山。要连续走八个小时的山路。记不得有多久没有这样暴虐的活动了。想象烈日当空而我负重攀爬的狼狈,我心里几次打起退堂鼓。若不是爱面子,肯定就不去了。

久不活动,外出的装备竟是空白。于是我照着单子,一样一样地准备:防晒霜,防中暑的药,雨衣,手杖,两顿正餐的食品……但是头灯,在哪里可以买到?我问朋友。看到我如临大敌的样子,朋友笑了:这么腐败的路线,也值得你这样?就像平时到郊区踏青那样,就行了。

临行前一天看天气预报,阴转雨。这一下就解放了,我把行装简略到一个斜挎小包,一身短打扮,就上路了。出发的时候,下了一夜的小雨还在继续。路上走着走着,雨停了。但是天还是阴着,气温也并不高。心里在暗暗谢天。

那天上午,就轻松地爬到了山顶。神农山在太行山系南端前沿中山地段,地处豫晋交界地带,曾是神农尝百草、登坛祭天的圣地,也是道教创始人老子筑炉炼丹、成道仙升之所。因受地质构造运动、流水侵蚀及石灰岩溶作用,形成许多悬崖峡谷。一路走来,大落差的悬崖举目可见。主峰紫金顶海拔1000多米,有雄奇险峻的紫金坛,和堪称天下第一绝的白松岭。站在紫金顶北望,是起伏连绵的山脉和无边无际的白鹤松。游走其间,移步换景,真是不仅养眼、也可养心的去处。

同行的大多是资深驴友,有的曾登过海拔4000多米的太白山,这点攀爬,对他们而言是小菜一碟。在他们重达三十多斤的行囊里,除了丰富的食物和水,还有帐篷、睡袋和可以随时随地生火做饭的炉子。坐在山顶吃喝的时候,我不由地羡慕起他们的率性生活——能够说走就走,是需要条件,更需要潇洒的啊。

下山的路先是陡峭,后来平缓,沿着溪流一起下来。本来是溪风的一段路,但是因为绕了太远,走了整整五个小时,到最后一段路,我只觉得双腿在发飘,游离,似乎身体中剩余的力气已经无法灌输给腿上。这

样,我就落到了与收队同行的队尾。收队的两人一个叫做依稀,一个叫做木木,是两位高大威武的男士,不知道为什么,却叫了如此婉约的网名。佛队说,他们收队的经历中,曾有把人背到山下的事情。背着一个人走几个小时的下山路——我的天,想想就佩服得五体投地。

晚上,我已经累得茶饭不思,早早洗了躺到床上,按摩一双像灌了铅的腿,以便第二天不至于掉队。但是他们,还在房顶扎帐,烧饭,喝酒,直闹到夜深。

第二天的行程简单。但是由于太阳很烈,而我的腿已经在前一天的下山中受伤,所以倍觉辛苦。直到下午,乘车到了丹河上游的九渡沟,和朋友划起竹排的时候,才感到了休闲的惬意。

我们三个人一个竹排,主要是他们两个划,我最后索性坐在排头,把脚放在水里浸着,直到被几个游泳的坏蛋掀翻落水。

看着他们,觉得是简单快乐的。朋友告诉我,这些人里面,水深火热,无奇不有,但是大家相互不过问。其实,无论你是干什么的,游走爬山的时候,吃饭睡觉的时候,还不都是一样吗?庸常生活中的身份,就像一层厚厚的铠甲,给人带来方便的同时,也带来了更多的负累。而我们用了太多的时间,为这层铠甲打拼。我们甚至会为身份所遮蔽,弄得彼此看不清面目。当我们绕了很远的路,走得身心俱疲的时候,垂首细看,竟不过是回到了原点。

许多人在问:我是谁?许多哲人说:我不知道我是谁。我只是我自己。除此而外,我还是谁,只是别人披在我身上的衣服。当我们感到生活太拥挤,当我们开始喜欢陌生人,当我们总是不想回过头去,这时候,我想说:让我们忘记一直深锁在铠甲里的自己,把自己交给天然吧。从被捆绑的生活里偶尔出逃,和一群完全陌生的人,忘记我是谁,不问你是谁——我们要的,不就是这份无拘无束吗?忘记,是我们一直不曾遇见的自由,也是我们向往的快乐和长久。

忘记我是谁

鱼禾



黄色山花 周玉玮

| | |
|--------|--------|
| 梦从这里起飞 | 地球村 |
| 梦在这里实现 | 大家庭 |
| 一百年今梦圆 | 举盛典 |
| 今梦圆 | 圣火点燃北京 |
| 五星红旗升起 | 天涯海角 |
| 全球瞩目 | 雪域高原 |
| 张开双臂 | 长城内外 |
| 中国拥抱世界 | 同一个音符 |
| 礼仪之邦 | 同一个祝福 |
| 龙的传人 | 加油奥运 |
| 微笑迎宾朋 | 加油北京 |

梦圆奥运

孙茂兴

● 新书架

《其实奥运会已经开始》

传英

肖复兴曾经是体育记者中的一个“另类”,他独特的作家眼光让传统的新闻理论黯然失色,但同时没有人否认他的确曾经是一名优秀的体育记者。1992年他去采访巴塞罗那奥运会,薄薄的《新体育》容纳了他一批文采飞扬的稿子,却在容纳不了他的激情,这就有了后来的专著《火的战车》。如今,到北京奥运会献礼,他的新书《其实奥运会已经开始》问世。

在肖复兴笔下,对运动员的心灵关照比比皆是。体育的受众普遍都容易放纵情绪,从这个角度看,肖复兴是一个典型的观者,即使没有正式与乔丹面谈,他仍然愿意在《和乔丹在一起的日子》里抒怀。当然,更多时刻,他曾经是个体育记者,这个身份令他在《李富荣和别尔切克》之后,在了解了《球,落地生花——记国家女排一号郎

平》之后,在约定《爱吃葡萄的小姑娘——记跳水女将高敏》之后,在《面对刘易斯》、《重逢布勃卡》和《40岁的奥蒂》之后,他总能写出一篇篇优美的文字,富于亲历性让我们不仅走进体育的比赛,更走进运动员的心灵。而骨子里,他实在是个文学家,所以,他笔下的高敏首先是爱吃葡萄的小姑娘,世界冠军张德英有一只贴深蓝色海绵的乒乓球球拍,撑杆皇帝布勃卡则是把金牌当成了带给儿子的生日礼物。正如他自己说的:“浅淡的水注,风一吹便会泛起涟漪,阳光一照便会浮光跃金。”他的文章里总能看到有心的风和用心的阳光,因而处处涟漪,篇篇跃金。记者完成的是对新闻的传达,肖复兴完成的是文学对体育的记忆和情感。

新华出版社出版



王继兴书李季清照诗

● 郑邑旧事

五十多年前,郑州铁路管理局(1958年9月,改为郑州铁路局)于1951年11月,在管内开了一个“体育宣传列车”。其成员除足球队代表外,还有路局男子篮球代表队参加。列车深入到局管内郑州、武汉、西安、洛阳分局所属的基层站段、地区,组织职工体育比赛,宣传推广广播第一套广播体操(简称广播操)的实施。

“体育宣传列车”所到之地,列车宣传工作人员,首先培训骨干,讲解动作要领,现场实地演示,再由工作人员担任“领操员”,直接向职工作示范,然后让职工去做,发现不正确的动作及时给

受欢迎的“体育宣传列车”

予纠正。“体育宣传列车”走后,由骨干担任“领操”。基层站段的职工普遍反映:这种形式的宣传广播,使简而易行、效果好的广播操这一项体育活动,很快落到实处,扎根群众中心,“体育宣传列车”开到哪里,职工体育活动便在哪里开花,深受广大干部职工的热烈欢迎。运用这种宣传形式,推广广播广大干部职工做广播操,起到了良好的效果。局机关离休的老同志每当回忆起在体育设施很少的那个年代里,如何让广大干部职工保持健康的体能,就是每天坚持做广播操。首先领导带头,扎根群众中心,“体育宣传列车”开到哪里,职工体育活动便在哪里开花,深受广大干部职工的热烈欢迎。运用这种宣传形式,推广广播广大干部职工做广播操,

王莉 王瑞明

的第一届全国铁路职工体育检阅大会上,郑州局的广播操,以整齐协调的动作和阵容,荣获冠军。在此基础上,进一步开始推行“劳卫制”活动,基层站段建立起不同形式的“体育锻炼小组”。举办有围棋、桥牌、武术、游泳、门球、太极拳和气功养生训练班等。客运段结合本职工作,编制了“旅途操”,在列车上推广,解除长途旅客乘车的疲劳。机务段结合生产、工作编写了一套“信号操”,既锻炼了身体,又熟悉了业务。从而形成了局、分局、站段、沿线,每天有体育活动,每月有体育比赛的可喜局面。

当代来看,任何一个名家,任何一个著名的临床学家,也没有不熟读张仲景的著作的。

张仲景留给后世的医学思想和经验,培养了一代又一代的名医。从历史上来看,任何一个名医,没有不精通张仲景的著作的。从我们当代来看,任何一个名家,任何一个著名的临床学家,也没有不熟读张仲景的著作的。张仲景所创立的个体化的治疗方案,我们今天把它叫做辨证论治,是中医的特色之一。这种辨证论治的思想和方法,自然就要涉及中医的基本理论,就会涉及中医看待事物、看待自然的基本方法。



郝万山 著

天人相应

如果患者在看中医时,中医大夫告诉你,这个病会在哪一天哪一个时辰痊愈,你会相信吗?如果这个预言还真的实现了,你会感到惊奇吗?其实,这种神奇的预言是有根据的。张仲景在《伤寒杂病论》中就写道,如果外感风寒,即使不治疗,只要不发生合并症或并发症,一般七天就可以自行痊愈,如果七天不好,病程就会延至七的倍数,十四天或二十一天,这种规律被称为“七日节律”。现代科学也证实了,人体确实存在着生理、病理的时间节律,但却始终找不到控制这个节律的因素是什么。而中国人早在几千年前,就已经探明了这个答案,这就是天人相应!天人相应是中医的基本观点,那么这种观点是怎么形成的,这其中的科学道理在哪里?又能给我们现代人什么重要的启示呢?

去年夏天,北京很热,有一个大学生,她看到一个很著名的快餐店推出一种新的消息食品,叫“雪顶”,是一种冰激凌。她吃起来很爽,连着吃了六个,中午回家,到晚上就不断从胃里,不是从嘴里出来,而是从胃里面吐泡泡,像泡沫一样的东西往上泛,也不苦也不酸,不断地泛,不断地吐。睡觉之前,她自己觉得吐干净了,就睡了。睡到三点钟,她感觉头疼,疼醒了,脑袋胀,眼睛胀,醒了之后还是吐泡泡。她头疼一直到了中午之后才稍微好转一点,就这样头疼、吐泡泡持续了三天,真是痛苦难耐。她突然想到了我,就找我来了。她说,老师,我吃“雪顶”吃太多了,就成这个样子了,你帮我治治吧。张仲景曾在书中写道:“干呕、吐涎沫、头痛者,吴茱萸汤主之”。她呢,吐涎沫,有头疼,这个病如果从西医的诊断角度来说,可以诊断为胃炎。我就开了吴茱萸汤,她吃了三服,头也不疼了,也不吐泡泡了。我给她开了五服药,就把剩下的两服药放在那儿了。过了几天,天很热,她又路过快餐店,看到“雪顶”,她又馋了,又连着吃了三块,当天晚上又是头疼,又是吐泡泡,就把剩下两服药吃完了,没完全好,又找开了五服。这次吃完之后就完全好了,从此以后她再也不敢大量地吃这种东西了。后来她有一次碰上了我,她说,老师,你为什么那么狠心?我说,怎么了?她说,你给我的药又苦又辣,我长这么大没有吃过那么难吃的东西。我说,就是要让你记住,人不能肆意地贪食生冷,你贪吃生冷过多,直接伤了胃的阳气,直接伤了肝的阳气,因此造成这种病。

我们学校的这个学生说,郝老师,你讲到张仲景,我就想起我的舅舅来了,我的舅舅头疼十几年了,常常夜里三点钟疼醒了,疼得厉害的时候,他就拿脑袋撞床上的一个木头箱子,那个箱子的漆皮完全被他撞掉了,木头都撞了个大坑,都快撞穿了。我说,你什么时候让他来,我看看。来了一看,他舅舅的舌头很胖,也很水滑。那么,夜间一点到三点这段时间,是肝经气旺盛的时候,如果肝有寒邪,正邪斗争激烈,症状就都表

连载

杨澜:他们一开始来的时候,好多事都想放弃,还没打定主意的人回去全放弃了,不包括现在正在谈的男朋友吧,别都放弃了,说不定还有好果子呢。

杨澜:你什么时候才顿悟的呀?

于丹:下放的那段时间,是我自己一个顿悟的过程。因为我的生命的前二十三年,读书就一直是,是一个好学生,就一直在承担着父母的期望,导师的期望,做学生会主席,研究生会主席,就这样上来了,一直就觉得我学习必须要好,但是……

杨澜:你怎么跟我有点像。

于丹:但是你后来是插队去了,我就在中国插队了,我就赶上带户口下放,在1989年带户口下放的时候,这户口回得来回来就不一定了,前头读完硕士学的那些知识以后就有可能用不上了,就只能在这个村里待着了。我们在那个地方确实有崩溃的那种感觉,我们当时去了九个研究,都是各个学校最好的学生,但是我们去的是地地道道的农村。那有一个印刷厂,我们干的话都是扔纸皮,然后手上就划了二十多道血口子那样。我印象很深就是,有一个跟我同年同月同日生的女同学,她是音乐学院毕业的学生,她二十年间每天都没有停止过弹琴,但是人到了那儿不仅见不到琴了,而且每天裁那个铜版纸,手上全是口子,她后来很崩溃。有一天她喝醉了以后,就拿一把水果刀,一刀一刀把自己的手就给截断了。她就觉得我的手已经没有用了,弹不了琴了,我还能怎么样。我就跟她讲,其实我跟你讲吧,不至于,这跟上世纪六十年代的上山下乡毕竟还有所不同啊。我们日复一日,年复一年,我在那儿是两年,不是两个月。我是1989年去,1991年才回来啊。人在那个地方也读不看书,在印刷厂,别人印的都是文字,你在那个地方看的是纸皮,那个印刷完就下来的纸皮。当你做这些的时候,心理上是有挣扎的。所以我后来发现,一个真正的乐观主义者一定是从悲观中穿越过,他一定是有过那种绝望、循环,后来会发现这一切你是过得去的。

杨澜:佛家老说,这个人最早的时候看山是山,看水是水,过了一段就看山不是山,看水不是水。再后来又看山是山,看水又是水。所以你

一定要有那么一段,你就会觉得说,生命挣扎,最不济了又能怎么样,你说你就嫁给村里人了又怎么样,你不可以很快活吗。

于丹:我觉得那一段时间对我最大的好处就是,让我接地气了,过去我是那种空中楼阁长大的孩子,但突然在泥土中接了地气,知道人会有困顿,会有绝望,会有挣扎,但是挣扎过去,你会觉得你的知识,穿的漂亮衣服啊,周围朋友的生活方式啊,这些东西其实都是世界在你身上的一种附属的价值,它不是你生命的本质。以后再有这些锦上添花的东西,你会很感激。而没有的时候你已经不困顿了。所以佛家有一个境界说,当世界无情时我多情,当世界多情时我欢喜。所以我就觉得,以后它再多情给你什么,你就会有更多的欢喜和珍惜,你觉得它给你是情分。但是它不给你,你会知道这是本分。世界无情,你保持你的多情,你不指责,那就不就行了。

杨澜:其实还是每个人的悟性不同。每一个女人都要幸福,其实要从自己的经历中去悟,有一点智慧,别到什么时候白苦了一场,就像于老师说的,它不是小聪明,而要智慧,不是小的那个心机。

于丹:实际上这个悟性啊是最最重要的东西,你看人都觉得知识很重要,其实比知识更重要的是人的经验,但比经验更重要的是人的悟性。其实有很多时候你从书本上学的都是死知识,没有经验,可是也有很多人他经历了这个经验以后吧,他反复地去犯一种错误,他可能还非常糊涂。你说为什么孔子说君子不贰过,就是你可以犯错,但是你不要老犯同样的错误,这个错误就犯得很没品质。我觉得人生的精彩就在于,你一生要尝试不同类型的错误,你再从错误中去穿越,就是你犯错也要很有品质嘛。如果说我状态挺真实的,我就觉得我自己感觉不错了。因为我我觉得真实是一切的前提。其实真善美这三个字不是同一概念,真是前提。有的时候就是说,人为什么会伪善真实,但我觉得任何人在生命中的那种状态,一定得在一个自然和随性的状态下,就是你不能非把自己扭曲成什么样。